



4月15日，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法国巴黎圣母院突遭大火。近三分之二的屋顶被烧，玫瑰花窗在高温下被损毁，标志性的塔尖倒塌……社交媒体集体刷屏，传来一片扼腕叹息。

巴黎圣母院的大火 烧出了谁的狭隘与无知

塞纳河畔一场大火，让巴黎圣母院这座惊艳了世界的建筑，躲过了战乱，却在和平年代严重损毁。火灾现场的巴黎市民，或站着或跪着，或唱起圣歌或默默祈祷，火光映照的目光中，满是虔诚与悲痛。

消息传回国内，攻陷了热搜榜的近三分之一席位。惋惜和遗憾声里，竟传来一阵阵幸灾乐祸的叫好声。“烧得好”“活该”，不光如此，还有人带着“苍天绕过谁”的戏谑心态，在“圆明园事件”与“巴黎圣母院火灾”之间建立因果关系，并打着爱国的旗号，嘲讽法国人民永失我爱的伤痛。

巴黎圣母院事件，在国内社交媒体上俨然成了一面照妖镜。在全世界为人类文明损失痛心之时，照出不少人的狭隘与无知。

1860年，“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，一个抢掠，一个放火”，中国最瑰丽的皇家园林化为残垣断壁，中华民族最珍贵的文物自此落入侵略者的囊中。铭记屈辱没有错，牢记历史也不等于延续仇恨，那些将“历史纠葛”转换为“因果报应”的人们，似乎不明白烧圆明园的人和建巴黎圣母院的人并非等号关系。

著名建筑史学家梁思成先生曾说：“建筑绝不是某一民族的，而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。”人类文明史上所有瑰宝的损失，都令人惋惜，这包括圆明园，同样也包含巴黎圣母院。我们以怎样的态度看待文明的陨落，也反映出我们自身的文明程度。对于文明的尊重，对于任何文化遗产损失的悲伤，应该是一种人类共通的认知和情感。雨果曾为圆明园的焚毁而悲恸，为何我们不能为巴黎圣母院的损失而感到惋惜？

爱国情怀不该是狭隘、无知的，而是应当怀着包容之心，去善待那些属于全人类的宝贵文化。过去犯下的错误，不应让现存的璀璨文明为其赎罪。正如圆明园遗址公园4月16日发表的声明所说，一场文化之殇，带来世人对于文物保护的警醒与重视。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守护它，尽量延缓它的消逝，传承它的精神。■

张万印 “自强”不是终极目标

在四川德阳市有一家“盲张按摩”，每天客人络绎不绝。原来，大家都是冲着自强职业培训学校校长张万印来的。2014年，他创办了这所专门培养残疾人职业技能的学校，截至目前，已经培训超过1500位残疾人，其中大多数学员成功就业。5岁时因视神经萎缩致盲的张万印，近几年来，开始走出德阳，到凉山州、阿坝州、甘孜州为当地盲人培训。张万印在采访中表示，“自强”不是最终目标，而是想帮助更多残疾人走上“自强”之路。



温常卿 独腿九零后守护烈士陵园4年

在辽宁丹东有一位“90后”守陵人，他的名字叫温常卿。2014年，一场车祸带走了温常卿的左腿，忍着巨大的痛苦康复后，21岁的他戴着义肢成了振安区烈士陵园最年轻的守陵人。一万两千平方米的烈士陵园，工作人员只有他一人；365天，他自愿年节不休，每天清晨必会巡视一圈；工作之余，他还会尽自己所能帮助别的残疾人谋生计。有人不理解：年纪轻轻干点啥不好？至今守陵4年的他却很坦然：“我自小崇拜英雄，为烈士服务很光荣！”



岩本光弘 全盲水手驾驶帆船横渡太平洋

近日，日本盲人水手岩本光弘，独自驾驶帆船“织梦者号”，从美国圣地亚哥出发，仅仅依靠随行领航员告知风向等信息，历时55天、航行了1.4万公里横渡太平洋，于4月20日早上抵达日本福岛县港口，成为第一位不停泊港口横渡太平洋的失明人士。据悉，52岁的岩本光弘出生时就弱视，高中时完全失明，这次活动也是为防治可能致盲疾病而组织的慈善筹款。他在受访时表示，“没有放弃而成功实现梦想的我，是世上最快乐的人。”



编辑_吴漫(实习)